

# 论秦巴谷地的民歌与民俗

陈建宪

〔摘要〕 秦岭、大巴山两条山脉相夹的谷地,交通闭塞,楚、秦、巴三种地域文化交汇,宫廷文化与民俗文化相融,形成了流放文化、移民文化、盐道文化等特殊文化景观和“打待尸”、薅草锣鼓等传统习俗。当地民歌在民俗庇荫下传承发展,创造出一些独特的民歌形式和民歌杰作,如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交融的唱《诗经》,通俗文学与孝歌风俗相益的《黑暗传》,富有山地特色的“翻田埂”和盐道情歌等。

〔关键词〕 民俗;民歌;翻田埂;《诗经》;《黑暗传》

凡是到过秦巴山地的人,只要听过当地民歌,对那歌声就再也不能忘怀。以神农架小说系列闻名的湖北作家陈应松,在该系列作品中几乎篇篇引用民歌。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在那里听了几个采石工“像大悲痛之后趋放平静尚不可抑止的忧伤,缓缓流淌”的歌声,又看了歌本《黑暗传》歌头后,情不自禁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这是没被文人糟蹋过的民歌!发自灵魂的歌!”他在作品中一气引用了七、八十行民歌,连连喝彩:“太精彩了!”“这语言真叫漂亮,完全是打心里流出来的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秦巴山地民歌为何有如此感染力?山民唱什么歌?如何唱歌?这些歌有什么文化内涵与价值?要回答这些问题,我们首先从当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说起。

## 一、中国之心:秦巴谷地

鄂、陕、渝三省(市)交界之地有座著名的鸡心岭,地处北纬 31 度,东经 109 度,恰好位于中国雄鸡形版图的心脏位置,有“自然国心”之称。民谣说:“走上鸡心岭,一脚踏三省”。岭上有国务院 1996 年竖立的陕、渝、鄂界桩。这片三边之地,一般被称为“秦巴谷地”。

秦巴谷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。以武当山为代表的秦岭山脉,与以神农架为代表的大巴山脉,在三省边界相接,形成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。秦巴谷地包括湖北省十堰市(郧阳地区)的竹溪、竹山、房县、保康、郧县、郧西等县市和神农架林区(古属房县),陕西省的安康地区,重庆市的巫溪县和巫山县。

这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。东部的郧县曾出土过一百多万年前的古猿人牙齿化石。西周时期,控制秦巴谷地的是庸国。周武王与纣王决战的阵前誓言《尚书·牧誓》中提到的八支盟军,首先就是“庸”:

〔作者简介〕 陈建宪,文学博士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(湖北武汉 430079)。

〔基金项目〕 国家文化科学提升计划项目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的构建”(文科技画[2011] 821 号)。

① 高行健:《灵山》,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1 年。

嗟！我友邦冢君御事，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亚旅、师氏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。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，予其誓。<sup>①</sup>

周朝灭商后，封庸于今湖北竹山县、竹溪县一带，封彭为“麇”，在今湖北房县、郧县、丹江口市一带。后来，庸、麇两国分别在公元前611年和前616年为楚所灭。秦人则从蜀国手中夺得汉中盆地，在秦巴谷地两强呈犬牙交错之势。

秦楚战争非常有戏剧性。秦人先用张仪之计，许诺楚国如与齐国断交，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赠送楚国。等楚国真的与齐国断交，就改口为“六里”。公元前311年，恼羞成怒的楚王在丹阳与早有准备的秦国决战，结果大败。秦军乘势夺取了楚国控制的安康盆地。第二年，楚国展开反击，与秦军战于蓝田，恰逢这年秦惠文王死，秦遂与楚停火，将安康盆地还给了楚国。秦楚拉锯战的最终结果是秦人取得胜利，将秦巴谷地划入“汉中郡”。但好景不长，楚人项羽和刘邦很快报了一箭之仇，灭了秦国，建立大汉王朝。

秦楚两国相争，使“秦头楚尾”的秦巴谷地呈现出南北两大文明融合的特点。从民风看，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言：“秦人和楚人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族群，都是既能忍辱负重又能历险涉远的族群，都是在历史风涛中养成了沉稳与机敏兼备的性情的族群。”<sup>②</sup>他们身处僻壤，自称蛮夷，却有统一整个国家的担当。但他们的族群性格又有不同特点，楚人喜欢过有人情味和艺术性的生活，秦人则性情倔强，务实善战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秦巴地区既有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的文化基因。

秦巴谷地的文化特征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流放文化、移民文化、盐道文化。

以房县为例，这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，是中国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、历史最长的流放地，史载流放帝王达14位之多。上古时代尧禅位于舜，尧之子丹朱就迁于房县。秦始皇十七年（公元前240年），秦始皇迁嫪毐余党4000余家及吕不韦万余家于房陵。秦始皇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，秦灭代后，将代王流放于房陵。西汉时期，刘邦的女婿张敖、济川王刘明与济东王刘彭离两兄弟、清河王刘年和河间王刘元等被流放到房陵。唐代，梁王李忠、广武王李承宏、庐陵王李显皆贬谪房陵。五代两宋时期，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、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贬谪房陵。这些人将京城文化带到房县，使宫廷文化积淀于民间，正是“礼失而求诸野”。

移民文化也是秦巴谷地的突出特色。秦巴谷地山大人稀，交通阻塞，一遇战乱，就成为四方流民避难之所。外地移民是这里人口的主体。如竹溪县在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建县时，总共编为七社，其中土著仅占一社。两年后，又以移民建两社，全县人口90%均为外来移民。明代《郧阳府志》载，当地“陕西之民五，江西之民四，德、黄、吴、蜀、山东、河南北之民二，土著民二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。”<sup>③</sup>

秦巴谷地的第三个特点是盐道文化。此处离海很远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盐，主要靠盐泉和井盐。三省交界处的重庆巫溪县大宁盐场，是川盐主要生产地。鄂、豫、川、陕、云、贵等内地食盐，都靠川盐供应。每日买盐的人川流不息，有八条盐路辐射到川、陕、鄂各地。<sup>④</sup>盐道崎岖难行，挑盐客和盐背子以命换盐，一路只能以唱歌自娱。

上述三种文化的汇集，使秦巴谷地的文化兼收并蓄，既有土著的巴、楚、秦文化，又有外来的宫廷文化和移民文化。明万历六年的《郧阳府志》中说：“民多秦晋俗，尚楚歌，信鬼而尚巫，务农而少学，依山而居，缉纺而衣，烧畲而田，栽种击鼓讴歌，出入皆负背笼。”<sup>⑤</sup>楚调、巴音、秦韵，成为当地民

① 江灏、钱宗武：《今古文尚书全译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219页。

② 张正明：《秦与楚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55页。

③ （明）徐学谟等：明万历六年《郧阳府志》，潘彦文等校注，长江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90页。

④ 《庸巴盐道：秦巴山间的“丝绸之路”》，见 [http://www.zsedz.gov.cn/News\\_View.asp?NewsID=505](http://www.zsedz.gov.cn/News_View.asp?NewsID=505)。

⑤ （明）徐学谟等：明万历六年《郧阳府志》，潘彦文等校注，长江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91页。

歌的独特风格。近年的普查发现,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储量惊人。如郧县就搜集到 1135 项,其中民间文学 194 项,民间音乐 176 项。<sup>①</sup>竹溪县向坝乡发现,一个小小乡镇,竟有 2000 多名民歌手,161 种民歌曲牌,记录下的完整歌词有 6100 多首<sup>②</sup>,出版了《竹溪民歌精选一百首》和《向坝民歌集》两本集子。其他县乡,也编印了许多民歌资料集,许多项目列入了国家和省级保护名录。

下面分析一些最具特色的秦巴谷地民歌与相关民俗。

## 二、精英文化与民俗传统交融:唱《诗经》

秦巴谷地民歌的一个非常独特之处,是《诗经》传统至今存活于今天的生活之中。

众所周知,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,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(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),其中的“风”包括十五个方国的 160 篇民歌。《诗经》编者之一据说是西周太师尹吉甫。他的出生地有四说,大多数人认同湖北房县。至今房县有大量遗迹,包括尹吉甫的墓、祠、坊、碑。有研究者认为,《诗经》有些篇章是尹吉甫所作,如《大雅》中《崧高》、《烝民》、《韩奕》、《江汉》等。台湾的李辰冬先生,甚至认为《诗经》为尹吉甫一人所作,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。<sup>③</sup>

在房县一带,《诗经》中的歌词在民歌中时有所见。有的编进丧鼓歌或薅草锣鼓,有的融进民间小唱,连过世老人的碑记中也有《诗经》的影子。许多《诗经》歌词都被改编为当地流行的五句子歌形式。如门古寺镇草池村 60 多岁的邓发鼎唱的一组“姐儿歌”：“关关雎鸠往前走,在河之洲求配偶,窈窕淑女洗衣服,君子好逑往拢绣,姐儿见了低了头。”房县农民杨家管唱的则是：“关关雎鸠一双鞋,在河之洲送起来,窈窕淑女难为你,君子好逑大不该,年年难为姐做鞋。”<sup>④</sup>邓发鼎演唱的《野有死麕》是：“野有死麕(麕)荡漾春,白茅包之近姐身,有女怀春美如玉,吉诱之女动围裙,惹得小狗叫连声。”<sup>⑤</sup>有一首《余可久哭五更》的民歌,其中的一更、二更、四更都引了《诗经》。如“二更”是：“二更里叹妻受孤凄,口口声声叫贤妻,糍粑难会热糯米。夫妻好比同林鸟,大限来时各自飞。逃之夭夭了无音,其叶蓁蓁两下分。之子于归进房门,宜其家人命归阴。中年不幸失了亲,看我伤心不伤心?”<sup>⑥</sup>

据有关统计,目前在房县的八个乡镇中已收集到受《诗经》影响的民歌 100 多首。即使同一首《关雎》,也并不都是“五句子山歌”调。如九道乡学堂村冉启春就是用“陪十姊妹”调来唱的:

关(哪)关(的)雎(呀)鸠声闻天(哪),  
在(呀)河之洲(哟呀哟咳)欲团圆(哪),  
佛(哇)祖会上鸳鸯配,  
君(哪)子好逑(哟呀哟咳)万万(哪)年。<sup>⑦</sup>

房县唱《诗经》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据陈连山调查,“歌词中引用《诗经》原作句子最多的是前边说到的邓发鼎。邓先生是 1944 年生人,门古寺镇草池村村民。他的民歌师傅是杨均轩,1967 年去世,享年 83 岁。邓先生的‘《诗经》民歌’据说是从师傅那里学来的。但是,邓先生高中文化,曾经在房县文工团工作,并到某中专进修过,是我所认识的众多歌师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位,阅读《诗经》没有很大障碍。在采访过程中,邓先生表示,现在流传的‘《诗经》民歌’太少,他

① 中共郧县县委、郧县人民政府:《郧县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材料汇编》,2010 年,油印本。

② 中共郧县县委、郧县人民政府:《湖北竹溪向坝原生态民歌概况》,中共向坝乡委员会、向坝乡人民政府,2009 年,打印本。

③ 参见张华田主编:《西周太师尹吉甫在房县的遗迹和影响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 年。

④ 蒋显福:《尹吉甫与房县》,周玉洁、曹明权:《房陵文化论坛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 年,第 49 页。

⑤ 谢祥麟:《望佛山民歌集(一)》,第 56 页。

⑥ 霍中南:《〈诗经〉与房县民歌》,周玉洁、曹明权:《房陵文化论坛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 年,第 68 页。

⑦ 王启云、肖鸿:《房县民间歌曲集》,长江出版社,2007 年,第 235 页。

准备进一步发扬光大,唱100首。我们知道,全部《诗经》全部作品不过305首。按照邓先生的计划,他实际上要把将近三分之一的《诗经》作品都改编为民歌。我毫无责备邓先生的意思,只是邓先生的想法正好说明这些‘《诗经》民歌’实际上是从古籍通过乡村知识分子倒流回民间的。”<sup>①</sup>

陈连山这种来自实际调查后作出的判断,应该不错。但其他地方也有乡村知识分子,为什么不像房县这样流行唱《诗经》呢?从接受美学角度看,这种现象与房县尹吉甫遗迹、当地崇尚精英文化的传统以及民俗文化中唱歌场合较多,存在内在联系,是精英文化与民俗传统交融的结果。

### 三、孝歌风俗与通俗文学结合:《黑暗传》

《黑暗传》是神农架的一张文化王牌,它的发现具有戏剧性。

1983年,神农架文化馆的胡崇峻与几位同志一起编《神农架歌谣集》,他将自己寻访的《黑暗传》手抄本,选了500多行放入书中。1984年,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看到这部作品,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他撰写了《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——神农架神话历史叙事歌〈黑暗传〉初评》一文,认为《黑暗传》的发现,证明汉民族有神话史诗一类作品在民间口头流传。<sup>②</sup>1984年9月21日,《湖北日报》头版刊出《神农架发现汉族首部创世史诗》的消息,选入当天《人民日报》的要目,从此这部作品蜚声国内外,引起了学人的高度关注。1986年,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印出《神农架〈黑暗传〉多种版本汇编》,共收录了8篇原始资料,8篇附录。<sup>③</sup>2002年,胡崇峻正式推出《黑暗传》整理本。今天,虽然人们对《黑暗传》能否称为“史诗”存在争议,但它的文化价值仍得到了一致公认。

《黑暗传》是一部“阴歌”。神农架和周边地区风俗,老人故去要请歌师唱歌守夜,叫“打待尸”。“打待尸”歌中最有名的是“四游八传”。“四游”是八仙东游记、观音南游记、唐僧西游记、玄武北游记;“八传”是《黑暗传》、《封神传》、《双凤奇缘》、《火龙传》、《说唐传》、《飞龙传》、《精忠传》、《英烈传》。

《黑暗传》又称《混元记》、《混沌记》、《黑混沌》等,内容主要有“先天”、“后天”、“泡天”和“治世”四部分,“先天”讲盘古之前,“后天”讲盘古开天,“泡天”讲洪水泛滥,“治世”讲三皇五帝。其中先天故事尤为神秘古朴,古籍不载,极为珍贵。

《黑暗传》异文众多。主要情节,首先是宇宙最初一片黑暗。“先天只有气一团,不分青红和紫蓝,黑里咕咚漫无边,伸手不把五指见。当时什么都没有,只有一个老祖先,老祖有名叫黑暗,无影无形无脸面,没有爹来没有妈,更无亲戚和六眷。”黑暗生黑蛋,黑蛋育出16代神,末代之神江沽是一巨鱼,他喝干天地之水,前往北溟老祖处讨玄珠,化玄冰为黑水。黑水生昆仑,昆仑生玄黄老祖。玄黄派弟子去取天地之根——荷叶上的露珠,却被浪荡子神吞下肚中。玄黄斩浪荡,命名干支,死后头颅化为混沌。混沌生盘古,盘古开天辟地,请日月,平四方,斩妖怪,以葫芦收水,化身天地。宇宙多次被洪水淹没,兄妹葫芦中避水,金龟卜婚,女娲画人,祝融共工争战,女娲补天。此后天地人皇出世,衍出史书所载的那些“治世”故事。

《黑暗传》有许多谜团至今未解。例如最初的16代神,分别叫湫淥、浦湫、湫汝、江泡、玄真、泥沽、汗水、提沸、雍泉、泗流、红雨、清气、菩提、重汗、涅沔、沔涅、洞沔和江沽,除了玄真、菩提具有后世宗教色彩,其他名字都莫名其妙,古籍不见。由于这些名字多从“氵”旁,歌中还有以荷叶上的露水为天地根,以及多次洪水泡天等,似乎暗示《黑暗传》的原产地应该是水乡。

① 陈连山:《现代民歌中蕴涵的古代文化——对湖北房县民歌与古代典籍之间关系的考察》,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1期,第5页。

② 刘守华:《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——神农架神话历史叙事山歌〈黑暗传〉初评》,《江汉论坛》1984年第2期。

③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:《神农架〈黑暗传〉多种版本汇编》,1986年。

《善歌锣鼓》流传于湖北随州市周边的客店、杨集、三阳、河水、三里岗、洪山、清潭等区镇,当地又称孝歌锣鼓、贺菩萨、还锣鼓愿等,是祈福仪式中唱的祭祀歌。《善歌锣鼓集》1988年由湖北省群艺馆编印。该书代序说:“《善歌锣鼓》是祭祀仪式歌,据歌师介绍,旧社会的大型祭祀活动,有严格的仪式程序,分念词、请神、扬歌、止歌、争令、款架拜香、安神、定韵、唱书、送神、赐福、贺喜共十二个仪程。”<sup>①</sup>书中的上古神话部分,集中于“争令”和“定韵”两个仪程。

“定韵”是《善歌锣鼓》的第八个仪程。由于歌手们师承不同，同一情节的故事，所用的歌韵也有差异。在这个仪程中，掌令者会为每段故事的歌词确定韵脚，其他歌师随他的韵来唱这段故事。这些故事以远古神灵为主人公，提到了鸿蒙、幽泉、浦湜、汗清、真女、江泡、玄承、利付、乾癸、醍醐、泗由、溶清、讼川、农女、青烟、青炁、泽沸、童狂、夜游神、黑五、江沉、洞沦、混沌、齐巧、莲蓉、玉清、波滇、波阳、觉觥、沸肖、汜兹、眉蒂、涧漙、沸洞、娼、嫪、嫪烟、嬉坦、螭妍、汜洹、姪变、娑嫫、曼翥、瑜螭、濯渚、嫪仙、袅嫪、妊嫪、姁嫫、姁、女嫫、旱魃等神灵，同时讲述了他们的事迹，如三次养育天地、三次洪水泡天、盘古开天辟地等。

④ 刘大业：《涠山祭祀歌》，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6页。

将《黑暗传》与《善歌锣鼓》、《涓山祭祀歌》的内容相比较,相同之处很明显。那些生僻的神灵姓名,如漕淙、浦湜、江泡、玄真、汗水(清)、提沸(醍醐)、菩提、重汗(童犴)、湮沔、沔湮(沉)、江沽、奇妙、浪荡等,不可能是各自单独发明的。故事的基干,如多代神祖、养育天地、昆仑圣地、盘古开天、洪水泡天、历代古皇等等,都基本一致。一些细节,如浪荡吞荷叶上的水珠(天地根),被杀后尸分五块,抛入黑水长出昆仑山等,都完全相同。显然这是同一部作品的不同异文。

《黑暗传》的来源至今未有定论,刘守华先生已撰文指出它与明代通俗小说、敦煌写本《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》之间存在关联。刘大业听歌师所说的《神仙通鉴》也是一个线装本,表明这一作品是通俗文学与孝歌风俗中改造和应用的产物。

#### 四、艺术与智慧的博弈:“翻田埂”

“翻田埂”是秦巴谷地和武当山周边一种特有的赛歌形式,经常在丧歌“打待尸”中出现。笔者1999年在离房县不远的吕家河村听歌时,就感到这种歌非常特别,是汉民族对歌形式的一个独特品种。

国内外许多民族和地区都有丧葬仪式歌。湖北各地对丧歌有不同称呼:鄂东称“夜歌”,鄂中为“丧歌”,鄂西名“跳丧鼓”或“Kào(意即敲)丧鼓”,鄂北则为“孝歌”、“转丧鼓”、“打丧鼓”,还有其他不同说法。秦巴谷地的丧歌多称“待尸歌”或“打待尸”,当地将歌分为“阴歌”和“阳歌”两类,“阴歌”是丧葬仪式上唱的歌。

丧歌风俗源远流长。《吴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载,楚射手陈音向越王介绍弓箭起源时说:“古者人民朴质,饥食鸟兽,渴饮雾露,死则裹以白茅,投於中野。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,故作弹以守之,绝鸟兽之害。故歌曰:‘断竹,续竹;飞土,逐宍’。”<sup>①</sup>说明楚地很早就有守尸而歌的风俗。清同治六年《竹溪县志》载:“丧礼。父母卒,袒而擗踊,设位成服,哭于棺,哭之意。……细民家亲朋或酹钱击鼓赛歌,谓之守夜,犹是挽唱之遗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秦楚谷地葬礼上击鼓唱歌的活动由来已久。

据《房县夜锣鼓》介绍,当地老人去世后要停丧打一夜或三夜“丧鼓”(“打单不打双”)。前来唱丧歌的歌师分两类:一类为业余歌师,唱歌不是为了挣钱,而是为过瘾。有时听说那里死人,会打着火把走几十里山路赶去唱歌。还有一类是较专业的歌师,他们组成松散的团队,把唱歌当生意做。后一类人往往水平较稳定,但要求有报酬和款待。歌师的乐器非常简单:一锣一鼓(有时加钹和板)。

“打待尸”的地点在孝家,亡者棺木停放堂前,棺前设灵位,摆供品,点一盏长明灯,还有香火碗盆各一,香烟袅袅。“阴阳先生”念经超度完毕,歌师们从孝家院外路口吹打《开路歌》至灵前,开始闹夜。一般每次至少两名歌手上场,前掌鼓,后打锣,按逆时针方向,迈着“八”字步绕棺而歌,边走边敲,边唱。围观者有时也加入对歌。一场丧鼓的听众少则几十人,多则上百人,将灵堂堵得水泄不通。<sup>③</sup>

“打待尸”有一套特定的演唱程式。大致可分引唱、正曲、尾声三大部分,引唱又叫“起歌头”,正曲则有“开路歌”、“孝歌”、“盘歌”、“四游八传”、“翻田埂”及山歌小调、戏曲故事等等,尾声又叫“还阳歌”。

“起歌头”以阴阳先生念白为主,每念一句,孝子就烧一张纸磕一个头,并向家门口后跪一步。念完三百六十句歌词,孝子刚好跪到家门口。歌词有固定程式。如“请神”:  
“孝家请上歌鼓,歌鼓

① 事见《吴越春秋》卷九。

② 丁世良、赵放:《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》(中南卷)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0年,第455页。

③ 周玉洁、沈明云:《房县夜锣鼓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年。

请上神将,一请水府三宫,二请日月三光,三请当方土地,四请本县城隍,五请五龙捧圣,六请王母娘娘,七请七天大圣,八请八大金刚,九请九天仙女,十请十殿阎王,各路神将都请到,跟我一路进孝堂,好给亡人打鼓闹丧……”

唱完歌头,接着是“开歌路”,通常是孝子跪到家门口,由德高望重的老歌师执“引魂幡”而唱。主要是孝家状况,历代兴亡,劝慰生者等。如“斗大黄金印,天高日月长,未读书万卷,时来伴君王,起寿起寿,天长地久,西天佛祖,混元老祖。脚登黄土头顶天,得罪歌师我最先,头顶青天脚踏地,得罪歌师我赔罪,月儿弯弯照九州,孝家请我开歌路,歌路不是容易起,未从开口汗长流。”

歌路一开,接下来“转鼓”：“开罢了歌路转了鼓,灵前燃完香一柱,转鼓正是这时候。转罢了鼓来抬头望,孝堂灵前放豪光,一缕祥云从天降,要接亡魂上天堂。走也走得急,来也来得快,有请歌师莫慢怠,我们把‘待尸’打起来。”转鼓时,歌师还会代表孝家留客:“会唱歌的你唱歌,不会唱歌都请坐,烟由你们吸,茶由你们喝,你若冷了去烤火,明早把亡人送上坡,转来孝子把头磕。”

“转鼓”之后常唱“孝歌”,由歌师引领,孝子绕棺木左右各转三圈,孝子焚香烧纸,众人落座后开始演唱。主要唱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,如:“孩儿出世娘怀抱,日夜啼哭娘不眠。左边尿湿换右边,右边尿湿换左边。左右两边都尿湿,娇儿睡在娘胸前。十冬腊月北风寒,打开冰块洗尿片。若是天晴还好说,阴天雨雪火烤干。父母恩情大似天,披麻戴孝儿当然……”

孝歌之后,各类歌谣就登场了。有长篇歌本,如“四游八传”,也有中篇叙事歌,如《山伯访友》、《吕蒙正讨饭》、《袁天罡算卦》,还有较短的小调。

漫漫长夜需要大量的歌,特别是后半夜,守灵人渐少,只有歌手唱得好,才能吸引住更多守灵人,这对歌手水平是一个检验。歌手们往往唱起“盘歌”。“盘歌”内容广泛,易激发人们的兴趣。如盘问:“歌师唱歌我也喜,我打一个盘头来问你,不知歌师你喜不喜。天上黄河几条沟,哪条沟里出铁牛,牛头搭在什么山,牛尾搁在什么洲……谁把这个盘头与我说清楚,鼓场拜他为师父。”对答:“双扇门,单扇开,开个缝缝儿我进来,你这个哑谜我来猜。天上黄河九条沟,中间沟里出铁牛,牛头搭在昆仑山,牛尾搁在浪沙洲……这个盘头我与你说得清楚,二回赶鼓一路走。”

唱至后半夜,歌师们为提神,有时会唱点荤歌。但最火爆的赛歌是“翻田埂”,也叫“战歌”。两歌手互相刁难,或以委婉含蓄方式巧妙讥讽,或以诙谐的比喻辱骂,直到对方接答失误或无歌可答。这种赛歌十分激烈,听者兴致盎然。

最初的挑衅往往是礼貌的,如“歌师唱歌声音长,好比笙箫与琴簧,我想前来陪歌郎。我想陪歌师把歌唱,又怕才学跟不上,五黄六月晒太阳,烤得我来热难挡,管它难挡不难挡,放开胆子闯一闯,你有你的杀手锏,我有我的回马枪,大风吹倒梧桐树,自有别人论短长。”

随着赛歌的激烈,歌师的语言越来越尖刻起来,“歌师唱歌莫讲战,你是铁我是炭,放到炉上试试看。我风箱一拉火一红,烧你个皮焦骨头熔,钳子夹住使锤崩,今晚上要卸卸你的威风。”

再进一步,就是相互打比方了,“歌师唱歌莫用比,要讲比来我就比,二人越比越欢喜。你把我比个打枪的,我把你比个麻野鸡,你在对门叫一叫,我在屋里把枪佬(捞),你在对门叽一叽,我在这边把枪举,我枪一举火一捏,把你打个直拉蹶。捡起来把你别到裤腰里,回家塞到尿罐里,遇住我老婆没注意,尿一泡热尿烫死你。”“歌师唱歌叫人气,你为啥不把别的比,单把我比个麻野鸡。我是你屋里的老公鸡,你是个不要脸的老母鸡。那一天你把我性撩起,我从堂屋里把你撵到房屋的,从房屋撵到磨道里,我揪住了你的顶瓜皮,双脚踩着你的背,噗哧就是几个屁,放到你的屁眼里,你后辈子孙是我的。”

斗到后来往往骂得更为粗俗,“歌师唱歌我也喜,没有什么来谢你,把你接到我家里。把你请到茅厕里,茅司里头有好吃的,你吃干的我喂你,你喝稀的我灌你,叫你吃的饱饱的,又不饿来又不饥,你还想吃些好东西,二回赶鼓我约你。”

当歌师斗得失和气时,就会有别的歌师来解劝:“来到孝家抬头看,两位歌师在交战,我上前一

步来解劝,听我劝我就劝,不听劝我转回还,兵对兵来将对将,你们谁肯把江山让,我将你们来劝住,免得二人结怨仇,要学桃园三结义,莫学孙庞失和气,要学松柏常年青,共同玩耍到明早起”。一场“翻田埂”,就此和平结束,听众过了瘾,歌师又多了朋友。

天微亮,歌师们唱起“还阳歌”,如“还了阳来还了阳,阴歌当成阳歌唱,落了月亮换太阳,月亮照在鬼门关,太阳照在阳关大道上。”这时孝家准备抬死者棺槨上山掩埋。歌师以歌来陪伴整个出殡的仪程。如“孝子泪如梭,亡魂辞香火,灵棚高扎起,早唱还阳歌。”“孝子把纸烧,一家哭嚎陶,可怜父和母,何日把恩报……”最后将请来的神灵送回府,“打待尸”结束。

一场“打待尸”,由于有了“翻田埂”,把丧仪变成了一场歌的盛宴。

### 五、力量与情爱的结晶:盐道情歌

如果说“阴歌”是山民用狂欢对死亡的抗争,那么,以情歌为主的“阳歌”,就是他们的力量与情爱的结晶。

《乾隆一统志》记载了一个传说,“在大宁县北宝源山下,相传有袁氏逐白鹿于此,得盐泉,故名(白鹿盐井)。有盐井二眼,设锅一百一。”<sup>①</sup>这里所说的大宁县,就是今重庆市巫溪县。巫溪盐业历史悠久,古称“盐溪”(见《水经注》)。盐是重要战略资源,此地历代兵家必争,如战国时秦楚相争,三国时吴蜀魏相争,都是争夺盐的控制权。1942年,中国地理研究所组派“大巴山地理考察队”勘察此地后的《简报》说:“矿产中最重要者,当推巫溪县大宁厂之盐。产生三叠纪石灰岩中,成一泉水。每年产约二十万石,销川东、陕南、鄂西(包括长江南北)各地。”<sup>②</sup>

历代官府严控盐业,或只准官营,或课以重税。为逃避重课,民间开辟了私盐贸易。这样形成了两种盐道,一是“官盐大道”,多由青石板和麻石块铺成,与漕运相连,延绵上千里。一是“盐背子”避开关卡,用脚板踩出的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。

盐道之上,不知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。伴随着运盐队伍的,是那充满力量与深情的歌谣。

来凤腊壁司村歌手田冬元,口述了一段他父亲的真实经历。解放前,他父亲随挑盐帮上万县挑盐,有次与客栈老板娘对歌,二人打赌:老板娘对答不上,一桌酒饭不给钱,盐客对不上,加倍付账。老板娘开口就唱:“背时挑盐痴心汉,天天肩上不离担。与那驮马没区别,活在世上枉为男。”田父马上接唱:“背时开店老板娘,赚钱全靠挑盐男。白天供我酒肉饭,晚上陪我又上床。”老板娘一听没占到便宜:“放你娘的臭狗屁,无中生有把人伤,不是老娘把店开,吃睡都没好廊场。”老板娘一落板,田父马上接唱:“狗屁要放你各放,你不风流无钱赚。就是这帮挑盐汉,养你全家儿和郎。”老板娘接唱不上,心甘情愿拜下风,送了他们一桌酒菜。<sup>③</sup>

盐道歌谣中最常见的是情歌。试想,能去挑盐的,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,而秦巴山谷中,有的是美丽村姑与农妇。更兼贩盐是个暴利活,盐道上那些商铺、客栈和勾栏,多少双眼睛盯着盐商、盐工和“盐背子”的钱袋。行男坐女,没有不擦出火花的。这些火热的情感,必然会变成歌谣,陪伴着大山中寂寞行走的贩盐人。

贩盐风险很高。离家之前,情人会反复叮咛:“正月是新年,小郎上四川。要到四川玩一玩,看看女娇莲。姐儿你莫怪,四川做买卖。鲜花莫要别人采,要等我回来。二月是花朝,情哥听根苗。你上四川道还好,莫把奴忘了。送哥一汗帕,带着奴牵挂。我等情哥早回家,路上莫贪花……”<sup>④</sup>

① (晋)常璩: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十三注17,任乃强校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40页。

② (晋)常璩: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卷十三注17,任乃强校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40页。

③ 向代元、向义和:《来凤土家族长篇叙事情歌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6年,第248页。

④ 本节下引民歌,如未注明出处,均引自明安生:《秦巴古盐道》,长江出版社,2008年11月。



深山中的陌路相逢,常常成为青年男女相爱的起点,且看这首《我是四川的》:“对门杉树坡,杉树苗苗多。路上下来是那一个,实在爱坏我。身穿翠蓝衫,裤儿绣牡丹。一双绣鞋花瓣开,越看越好看。下河接到起,妹妹那里去。你要下街我同路,过河我背你。小妹笑嘻嘻,骂声要死的。姑娘从不认识你,送我有何意?小妹你何必,背我我愿意。你到向坝去,花钱是我的。一到向坝街,饭店为你开。叫声店老板,啥菜端上来。小妹笑嘻嘻,今天多谢你。不知哥哥是何意,能不能告诉妹。妹妹我问你,家住那里的。爱我点点头,空路我不去。小妹告诉你,我是四川的。家住白鹿镇,你在山上我在沟里。我在白鹿街,天天盼哥来,街头厢房边,那是我住宅。进门向左拐,房在里边挨。莫让我妈晓得,悄悄你绕来。”

短暂的欢娱很快过去,贩盐人还得出门挣辛苦钱。于是有不少送别歌:“送情人,直送到门儿外,千叮咛,万嘱咐,早早回来。你晓得我家中没个亲人在,我身子又病,腹内又有了胎,就是要吃些咸酸哟,哪一个与我买。送情人,直送到花园沟,禁不住泪汪汪,滴下眼梢头,长途全靠神灵佑。逢桥须下马,有路莫登舟,夜晚的孤单哟,少要饮些酒。”

情人走了后,民歌就成了隔不断的相思:“郎到四川去挑盐,一去去了两三年。床上眼泪洗得澡,地下眼泪撑得船。”<sup>①</sup>

挑盐的路上千辛万苦。又是土匪又是兵,许多险道,如“百步梯”、“如汉坡”、“一线天”、“鬼见愁”、“夜壕溪”等等,稍不留神,就会滚下悬崖。2009年笔者在竹溪县丰溪村调查,时年71岁的老“盐背子”贺进修讲,“盐背子”背着180斤盐翻山越岭,每走几步,就用打杵撑着背篓休息一下,口决是:“上七下八平十一,多走一步是狗日的”。有时遇到土匪朱耳把拉肥(绑票),不给钱就割耳朵,赚不到钱,连命都难保。

对回家的期盼,是“盐背子”最大的动力:“挑盐到大宁,二月才回村。三星又高照,四更到五更。六合又同春,七个巧,八个马,披挂到九门。十个好美女,提壶把酒斟……”

盐客回来时,情妹正想得心焦:“一声号子响船头,情妹还在灶背后。听见小郎号子响,锅铲刷子一起丢。”

山里向外运盐,多靠水运。住在水边的山民,常以戏水来调情:“郎从对河撑船来,竹篙打水洒姐怀。打湿奴家绣花鞋,洗也不好洗,晒也不好晒。郎是奴家心上爱,忍不住骂郎是狗仔仔。”

行船也常被比作男女之事。如“郎把舵,姐撑篙,郎若撑时姐便摇。姐道郎呀,逆水篙子要撑好。郎要头歪姐便艄。郎撑船,姐摇船,耍个花样颠一颠,姐摇橹呀郎打水,郎越撑篙姐越欢。”又如:“新打的船儿其实妙,下了篙,搭上了跳,把客招。上船时落在他圈套,舵儿拿得稳,橹儿慢慢摇,叫一声弯腰的,弯腰还要往前跑。”

秦巴山谷中的一条条盐道,也是一条条歌道。盐夫不唱歌不走路,莽莽空山中回荡着他们的歌声,就有了生气,有了情感,有了灵魂。

综上所述,秦巴谷地歌谣既是“楚调、巴音、秦韵”三种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歌谣,又是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、通俗文学与丧歌风俗的紧密结合,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,使这里的民俗和民歌得到了良好保存与发展,成为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文化“冰箱”,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。

[责任编辑 刁统菊]

<sup>①</sup> 张歌莺、杜明亮:《房县民歌集》,长江出版社,2007年,第31页。